

◇马 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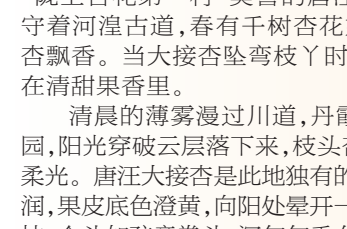
唐汪川杏子

◇汪佐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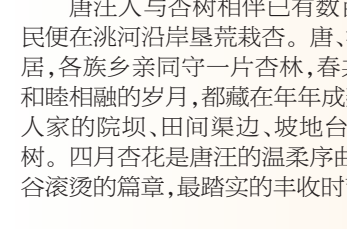
贺临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

◇王玲玲



州庆有感

◇马林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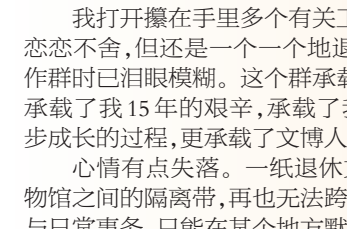
临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赞

◇赵义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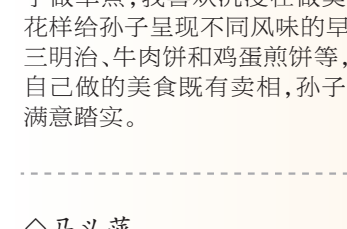
村 居

◇杨占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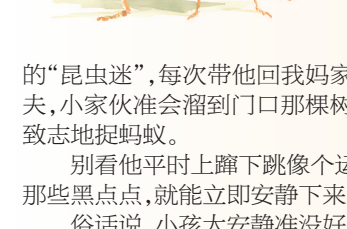
夏日的黄草坪

◇怀 文



岁月深处是思念

◇马义萍



不起眼的馈赠

◇马 也

洮河水缓缓淌过东乡唐汪川，七月热风一卷，万亩杏林便褪尽浅青，甜香漫过山川，一树树杏子熟透了。
盛夏七月，受朋友之约，我终于踏上素有“陇上杏花第一村”美誉的唐汪之路。这片河谷守着河湟古道，春有千树杏花如雪，夏有满川金杏飘香。当大接杏坠弯枝丫时，整个唐汪镇都浸在清甜果香里。
清晨的薄雾漫过川道，丹霞红崖衬着连片杏园，阳光穿透云层落下来，枝头杏子裹着一层温润柔光。唐汪大接杏是此地独有的风物，果形饱满圆润，果皮底色澄黄，向阳处晕开一抹绯红，像胭脂轻抹，个头如孩童拳头，沉甸甸垂在细枝上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杏香随风漫向村口街巷、农家院落。伸手摘一颗，果皮薄软，指尖稍用力便渗出黏润糖汁，掰开果肉，金黄肌理细腻绵密，汁水丰沛得顺着指缝流淌，入口清甜无涩，满口果香久久不散。
唐汪人与杏树相伴已有数百年，自明代起，先民便在洮河沿岸垦荒栽杏。唐、汪两姓人家比邻而居，各族乡亲同守一片杏林，春共赏花，夏同摘果，和睦相融的岁月，都藏在年年成熟的杏子中。庄户人家的院坝、田间渠边、坡地台源，随处可见老杏树。四月杏花是唐汪的温柔序曲，七月杏熟才是河谷滚烫的篇章，最踏实的丰收时节。

◇汪佐军

河州七秩展新猷，策马康庄志已酬。
各族同心歌盛世，潮头勇立竞风流。

◇王玲玲

春风涵大峙，泽庇古河州。
物博山川秀，花繁驿路幽。
蓝图铺大道，荒野筑琼楼。
七秩蕃昌路，荣光咏不休。

◇马林英

春风涵大峙，泽庇古河州。
物博山川秀，花繁驿路幽。
蓝图铺大道，荒野筑琼楼。
七秩蕃昌路，荣光咏不休。

◇赵义荣

赤日灼人千巷空，良畴铺翠万枝红。
椒香烈处熏风过，吹破浓荫见野翁。

◇杨占礼

达力架山下
在大禹的足迹里
流淌着赤黄的血液
风揉碎云朵
把无数个雨点落下
经过日复一日的酝酿
于是在这广袤无垠的绿色草甸里孕育了一场盛大的花事
初入花海
误以为踏入了万亩油菜花田
一朵朵金黄铺天盖地而下
在阳光下闪着金光
黄的让人可爱，黄得让人喜悦
步入花丛
血液随风流淌
喜悦漫过山梁
把无数金黄色包藏
于是衣袂在微风中飘曳
自己的脚步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一幅画
烧烤味浓郁
白毡房迷人
花儿里带着甜香
金露梅的美让人痴醉，让人浮想
不经意间，一轮夕阳倚山而睡
把红晕洒满天边
月亮亮着回家
可嘴角还挂着自圆其说的浪漫

◇祁国钰

雨，落下
一滴又一滴
打湿了大地
也浸透了藏蓝色的衣袖

雨，落下
一夜又一夜
吞噬了大地
也漫没了藏蓝色的身影

雨，落下
一片又一片
大地被砸出无数无声的洞
警察，用手掌磨起的泡
去填雨水周下的空

雨，依旧

◇马正芳



我的退休生活

◇马义萍



不起眼的馈赠

◇马正芳

五月下旬，我在期待、迷茫、五味杂陈的状态中，接到了正式退休的红头文件。拿到文件的那一刹那，我既高兴又失落。
高兴的是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用在高度紧张与恐慌中度过，不再为如何全力以赴保护馆藏文物安全谋划，不再苦思冥想去考虑社会教育活动，不再不厌其烦翻阅相关资料去完善每一件文物的讲解词，更不再为了提升博物馆的软硬件设施而奔忙。
我打开攥在手里多个有关工作群的手机，尽管恋恋不舍，但还是一个一个地退群，退到博物馆工作群时已泪眼模糊。这个群承载了我日夜的坚守，承载了我15年的艰辛，承载了我与博物馆一步步成长的过程，更承载了文博人的喜怒哀乐。
心情有点失落。一纸退休文件成为了我与博物馆之间的隔离带，再也无法跨越这个隔离带去参与日常事务，只能在某个地方默默地关注倾注了我十几年心血的博物馆。
可欣慰的是，退休后，我的生活没有了朝九晚五的节奏，而是缓缓步入忙碌、充实又惬意的日常中。每天早上起来给我那上一年级的大孙子做早点，我喜欢沉浸在做美食的快乐里，变着花样给孙子呈现不同风味的早点，如披萨、汉堡、三明治、牛肉饼和鸡蛋煎饼等，虽做得忙，但看到自己做的美食既有卖相，孙子吃得又香，心里便满意踏实。

◇马义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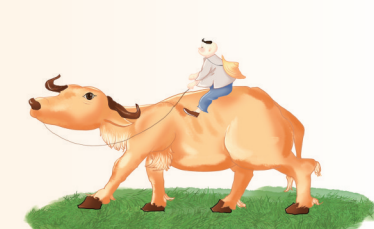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儿子阿丹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昆虫迷”，每次带他回我家，只要一眨眼的工夫，小家伙准会溜到门口那棵树下，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捉蚂蚁。
别看他平时上蹿下跳像个运动机，但只要盯着那些黑点点，就能立即安静下来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俗话说，小孩太安静没好事。这话放在阿丹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
那天，他神秘秘地凑过来，手里捧着一个盒子，扑闪着那双明亮的眼睛，软磨硬泡地问我能不能把这一盒子“小伙伴”带回家养。
说实话，我对那一两只蚂蚁倒没什么，可面对整盒子密密麻麻蠕动的黑点，头皮还是一阵发麻。我拒绝了他的请求，没想到他眨巴着眼退而求其次说：“那不养蚂蚁了，我们养蚂蚱好不好？”
看着他那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，我只好口头应承下来，心里却想着小孩子记性不大，过两天也就翻篇了。
谁知，有一天公婆说要去老家时，阿丹瞬间来了精神，扯着我的衣角喊着也要去，说要去捉蚂蚱。他还不忘指挥公公找了个透气的塑料盒，信誓旦旦地宣布：“这次我一定要抓几只大蚂蚱回来养！”看着他那认真的小模样，我哭笑不得，只好随他去了，去捉蚂蚱。
乡下的景致总是能抚慰心情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草从里虫鸣声此起彼伏。阿丹高兴极了，我陪着他，在庄稼地周围席地而坐，他猫着腰，屏住呼吸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每一根草叶。突然，他猛地一扑，我盯着他小手合拢又迅速打开一条缝——一只灰色蚂蚱正在他手心里拼命挣扎。他兴奋得脸都红了，小心翼翼地把战利品放进盒子里，还不忘揪了几片嫩绿的叶子铺底。
那一刻，看着阿丹满头的汗水和对生命的好奇，我忽然觉得，所谓的“脏乱差”和恐惧，在孩子的童真面前其实不值一提。虽然后来这些蚂蚱还是在老家被放生了，但那个下午的快乐却是真实的。
就像有句话说的：“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，要因曾经发生过的美好而微笑。”也许未来的阿丹不会再对这些小虫子感兴趣，但他此刻眼里的光，以及我们并肩在草从里寻找生命的时光，都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最不起眼的馈赠。

◇马学梅



夜游耳子山梁

◇怀 文



岁月深处是思念

◇马学梅

周末，晚饭后，趁月色初升，我们驱车夜游耳子山梁，想亲近大自然，吹吹山间清风，看看太子山在夜色里的风光。
天色尚未沉暗，一轮明月高挂在天际，与落日余晖相映成辉，晚霞染红了天边，太子雪峰沐浴在霞光里熠熠生辉。
沿着太子山旅游大通道，我们来到了耳子山梁上。
令人意外的是，虽天近黄昏，但上山观景的游人却络绎不绝。途经扶苏小镇，只见道路两旁灯光璀璨，热闹胜过白天，路边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，我们只能随着车流缓缓挪动。车窗外人声鼎沸，燃起的篝火冲向夜幕，游客随着音乐起舞，柴火噼啪作响，火光点亮了夜色。
晚风轻吻着脸颊，耳际交织着鸣笛声、说笑声、尖叫声，音乐劲爆，响彻山谷。婆婆素日习惯了清静，便连连示意先生尽快驶往山顶。
停车后，我们顺木栈道边走边看，观景台错落有致。登上山顶，雪山草甸尽收眼底。平日里看惯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森林，厌倦了鸽子笼似的楼房，此刻身处自然，心底有说不出的震撼和激动，那些无处安放的愁绪、深埋心底的遗憾，在山野间似乎都显得不值一提。
走在我们前面的是几位外地游客，他们背着旅行包挎着相机，正驻足于最佳拍摄点拍照打卡。一位身穿白色恤高大挺拔的青年男子，指着脚下灯火通明的扶苏小镇，正眉飞色舞地给同行女伴说着什么。
手扶围栏极目远眺，视野无比开阔。深蓝色的天空澄澈如洗，几朵云在飘荡，太子雪峰顶的晚霞为其镶上了金边，山峦连绵起伏、沟壑纵横，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景观，雄浑而壮阔。
远山如黛，云雾缭绕，近处草木葱茏，野花星星点点。俯瞰，那个网上流传的耳子山梁的心脏——状若“爱心”的土地，匍匐在山脚下，镶嵌在群山怀抱中，轮廓清晰而又神秘，不知收藏了多少黄土高原的秘密……大自然以鬼斧神工，将这方山川绘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水墨画长卷，我们恰在画中。
说来惭愧，身为土生土长的和政人，10年前竟从未听说过“耳子山梁”，直到后来耳子山梁走红网络，外地游客接踵而至，方才知晓，原来家乡还藏着这样一块秘境。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，山依旧，梁依旧，岁月更迭，时代向前，文旅产业盘活了一方经济，谁能想到，昔日默默无闻的耳子山梁，竟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风景名胜区！村民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，开办农家乐，经营烧烤摊、奶茶店，沿街商店里挂满了民族披肩、风筝和旅游纪念品，而坐落于旅游通道旁的太子雪峰山庄，集住宿、餐饮、摄影休闲于一体，为往来游客提供便利的休憩补给。
夜色像一块幕布暗了下来，却掩不住扶苏小镇的灯火，篝火熊熊燃烧，最后一曲音乐响起，加入跳舞队伍的人越来越多，晚会达到了巅峰，围观的人群层层环绕，欢歌笑语随着晚风向连绵的群山飘去。
静静伫立，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喧嚣和热闹、雪山与星河交织成独属于太子山的清凉夜晚。从前总以为，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，如今才懂，家乡的耳子山梁，便是临夏人的诗和浪漫。
转身，踏上归途，耳子山梁的晚风、霞光、篝火与雪山，成为珍藏心底的温柔记忆。

◇怀 文

1990年8月，我们家里商量着，要把包产到户分下来的那头老黄牛卖掉。
牛已经养了很多年，也老了，但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弟弟考上了中专，需要交学费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，不卖掉这头牛，学费就凑不齐。
决定做好了，就商量怎么卖、谁去卖。最后和父亲商量好，由我牵着牛，弟弟在后面赶，我们弟兄两个一起把牛牵到临夏的牲口市场上去卖。我们有个亲戚在临夏市场上帮忙照看，有他在，我们心里也踏实些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把牛喂得饱饱的便出发了。
我牵着牛绳，弟弟在后面赶着，走出了家门。当时心里面都很难受，两人都流着泪。因为这头牛陪了我们很多年，走过了好多艰难的路程，干了很多活。
老家离临夏市有40多公里的路程，平时走路要2个多小时，再牵着一头牛，那天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。路不好走，翻山越岭，全是山路，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也许是因为乡村道路人少安静，牛熟悉环境，也愿意走。快到临夏的时候，路上车多了，人也多了，车来车往，牛一下子就警惕起来。过来一辆车，它“咩咩”就趴在地下，不肯走。弟弟在后面使劲用鞭子赶，我在前面拼命拉，好不容易才哄着走两步，可没走多远，又来一辆车，牛又停下不走了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我们兄弟俩提心吊胆，生怕牛从手里挣脱闹祸。那种紧张、害怕、又心疼牛的感觉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好不容易进了临夏市区，牛也乖了些。路上碰巧遇到一个同村的叔叔，他主动过来帮我们赶牛。我和弟弟胆子也大了些，就这样一直把牛送到临夏的牲口市场。
一进市场，人多牛也多。我们那个亲戚早就站在市场边上等着。我们随着人流，走到了卖牛的地方。
过了一会，来了两个买家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牛以330块钱的价钱被卖出。

◇马学梅

1990年8月，我们家里商量着，要把包产到户分下来的那头老黄牛卖掉。
牛已经养了很多年，也老了，但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弟弟考上了中专，需要交学费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，不卖掉这头牛，学费就凑不齐。
决定做好了，就商量怎么卖、谁去卖。最后和父亲商量好，由我牵着牛，弟弟在后面赶，我们弟兄两个一起把牛牵到临夏的牲口市场上去卖。我们有个亲戚在临夏市场上帮忙照看，有他在，我们心里也踏实些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把牛喂得饱饱的便出发了。
我牵着牛绳，弟弟在后面赶着，走出了家门。当时心里面都很难受，两人都流着泪。因为这头牛陪了我们很多年，走过了好多艰难的路程，干了很多活。
老家离临夏市有40多公里的路程，平时走路要2个多小时，再牵着一头牛，那天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。路不好走，翻山越岭，全是山路，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也许是因为乡村道路人少安静，牛熟悉环境，也愿意走。快到临夏的时候，路上车多了，人也多了，车来车往，牛一下子就警惕起来。过来一辆车，它“咩咩”就趴在地下，不肯走。弟弟在后面使劲用鞭子赶，我在前面拼命拉，好不容易才哄着走两步，可没走多远，又来一辆车，牛又停下不走了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我们兄弟俩提心吊胆，生怕牛从手里挣脱闹祸。那种紧张、害怕、又心疼牛的感觉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好不容易进了临夏市区，牛也乖了些。路上碰巧遇到一个同村的叔叔，他主动过来帮我们赶牛。我和弟弟胆子也大了些，就这样一直把牛送到临夏的牲口市场。
一进市场，人多牛也多。我们那个亲戚早就站在市场边上等着。我们随着人流，走到了卖牛的地方。
过了一会，来了两个买家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牛以330块钱的价钱被卖出。

◇怀 文

1990年8月，我们家里商量着，要把包产到户分下来的那头老黄牛卖掉。
牛已经养了很多年，也老了，但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弟弟考上了中专，需要交学费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，不卖掉这头牛，学费就凑不齐。
决定做好了，就商量怎么卖、谁去卖。最后和父亲商量好，由我牵着牛，弟弟在后面赶，我们弟兄两个一起把牛牵到临夏的牲口市场上去卖。我们有个亲戚在临夏市场上帮忙照看，有他在，我们心里也踏实些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把牛喂得饱饱的便出发了。
我牵着牛绳，弟弟在后面赶着，走出了家门。当时心里面都很难受，两人都流着泪。因为这头牛陪了我们很多年，走过了好多艰难的路程，干了很多活。
老家离临夏市有40多公里的路程，平时走路要2个多小时，再牵着一头牛，那天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。路不好走，翻山越岭，全是山路，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也许是因为乡村道路人少安静，牛熟悉环境，也愿意走。快到临夏的时候，路上车多了，人也多了，车来车往，牛一下子就警惕起来。过来一辆车，它“咩咩”就趴在地下，不肯走。弟弟在后面使劲用鞭子赶，我在前面拼命拉，好不容易才哄着走两步，可没走多远，又来一辆车，牛又停下不走了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我们兄弟俩提心吊胆，生怕牛从手里挣脱闹祸。那种紧张、害怕、又心疼牛的感觉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好不容易进了临夏市区，牛也乖了些。路上碰巧遇到一个同村的叔叔，他主动过来帮我们赶牛。我和弟弟胆子也大了些，就这样一直把牛送到临夏的牲口市场。
一进市场，人多牛也多。我们那个亲戚早就站在市场边上等着。我们随着人流，走到了卖牛的地方。
过了一会，来了两个买家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牛以330块钱的价钱被卖出。

本报地址: 甘肃省临夏市团结路25号 订阅处: 临夏州各县市委宣传部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报纸投递服务电话: 18909301585 承印单位: 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